

仲よ
き事
は
美し
き哉



昭和十四年三月
二十日寫之



寶



版權所有

樂堂雜文 定價四元五角

著者 周作人

北京阜成門外北轎士路

發行兼印刷者 祝愷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轎士路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轎士路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電話 西局二一三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序

本集所收文共二十七篇，計民國廿九年作十五篇，近兩年所作十二篇，最初擬名一黃軒筆記，今改定爲藥堂雜文。編好之後重閱一過，覺得這些雜文有什麼新的傾向麼？簡單的回答一個字，不。照例說許多道德家的話，這在民國十四年雨天的書序裡已經說明，不算新了。寫的文章似乎有點改變，彷彿文言的分子比較多了些。其實我的文章寫法並沒有變，其方法是，意思怎麼樣寫得好就怎麼寫，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論。假如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現，便是這樣來的，與有時有些粗話俗字出現正是同一情形，並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來了。說到古文，這本來並不是全要不得的東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袴以至袍褂大帽，有許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樣的穿戴，而且還穿到汗汗油膩。新文學運動的時候，雖然有人嚷嚷，把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廁裡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會這麼做，只是脫光了衣服，像我也是其一，赤條條的先在浴室洗了一個澡，再來挑揀小衣襯衫等洗過了重新穿上，開襖袍也縫合了可以應用，只是白細布夾襖大抵換了黑洋襖了罷，頭

上說不定加上一頂深茶色的洋氈帽。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服色改變，原來也便是這樣，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地方。朝服的舍利猴成爲很好的冬大衣，藍色實地紗又何嘗不是民國的合式的常禮服呢。不但如此，孔雀補服做成椅靠，圓珊瑚頂掣來鑲在手杖上，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問題只是不要再把補服綴在胸前，珊瑚頂裝在頭上，用在別處是無所不可的。我們的語體文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副樣子，實在是怪寒儉的，洋貨未嘗不想多用，就生活狀況看來還只得利用舊物，頂漂亮的裝飾大約也單是一根珊瑚杖之類罷了。假如這樣便以爲是復古，未免所見太淺，殆猶未曾見過整本的古文，有如鄉下人見手杖以爲是在戴紅頂了。還有一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現今的語體文是已經洗過了一個澡來的，雖然仍舊穿的是大衫小衫以至袍子之類，身體卻是不同了。這一點是應當看重的，我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種偏見，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寫時也是如此。在家人也不打謊話，這些文章雖然寫得不好，都是經過考慮的，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處，其內容卻不是普通古文中所有。語云，文學卽是宣傳。今寫序文，如此聲明一下，有似起首老店的廣告，亦正合式，或當不至爲讀者們所笑也。民國癸未十二月三十日。

藥堂雜文目錄

序

第一分

漢文學的傳統

1

中國的思想問題

9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17

漢文學的前途

25

關於祭神迎會	103
關於日本畫家	99
留學的回憶	93
第三分	
宣傳	89
辯解	85
釋子與儒生	81
流寇與女禍	77
蔡文姬悲憤詩	73

島崎藤村先生	111
懷廢名	115
讀初潭集	121
愈理初論莠書	127
畫鍾進士像題記	133
勤藝堂題跋抄	137
名人書簡鈔存	145
目錄完	

第一分

漢文學的傳統

這裡所謂漢文學，平常說起來就是中國文學，但是我覺得用在這裡中國文學未免意思太廣濶，所以改用這個名稱。中國文學應當包含中國人所有各樣文學活動，而漢文學則限於用漢文所寫的，這是我所想定的區別，雖然外國人的著作不算在內。中國人固以漢族爲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蠻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滿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國人這團體裡，用漢文寫作，便自然融合在一個大潮流之中，此卽是漢文學之傳統，至今沒有什麼變動。要討論這問題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這裡不過就想到的一兩點略爲陳述，聊貢其一得之愚耳。

這裡第一點是思想。平常聽人議論東方文化如何，中國國民性如何，總覺得可笑，說得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真是隸傳話，尤不堪聞。若是學專司破壞的飛機潛艇與大乘佛教相比，當然顯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學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臘，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並不亞於中國，卽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出品，所以東西的辯論只可作爲政治宗教之爭的資料，我們沒有關係

的人無須去理會他。至於國民性本來似乎有這東西，可是也極不容易把握得住，說得細微一點，衣食住方法不同於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別，如喫飯與喫麵包，即有用筷子與用刀叉之異，同時也可以說是用毛筆與鐵筆不同的原因，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異的表現。但如說得遠大一點，人性總是一樣的，無論怎麼特殊，難道真有好死惡生的民族麼？抓住一種國民，說他有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壞，結果只是領了題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調罷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說漢文學的傳統中的思想，恐怕會被誤會也是那賦得式的理論，所以岔開去講了些閑話，其實我的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想說明漢文學裡所有的中國思想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後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爲強者保障權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響，談性理則走入玄學裡去，兩者合起來成爲儒家衰微的緣因。但是我想原來當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離婁下有一節云：

「禹稷當乎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末了的譬喻有點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顏回並列，却很可見儒家的本色。我想他們最高的理想該是禹稷，但

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理想不知何時讓給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個顏子，成爲閉戶亦可的態度，以平世亂世同室鄉鄰爲解釋，其實顏回雖居陋巷，也要問爲邦等事，並不是怎麼消極的。再說就是消極，只是覺得不能利人罷了，也不會如後世「酷儒養書」那麼至於損人吧。焦里堂著易餘篇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却亦以是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即真理也。劉繼莊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案淮南子泰族訓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養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古人亦

已言之，劉君却是說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賢制禮定法全是爲人，不但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爲一貫之道歟。章太炎先生著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卽且甘帶，鷦鷯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卽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爲儒家之理想矣。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佔了，以爲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我常自稱是儒家，爲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中國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於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於這事我倒是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爲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於地下，即使暫時萎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只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

畏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爲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爲孔子生於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杞憂，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闢，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禪和子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稿矣了。對於別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只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別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復到原來狀態，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說到這裏，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漢文學裏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只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內說而已。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爲文藝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却並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爲我深知凡有助長於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爲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爲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態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爲鑑。俞理初著存稿卷四有文題曰女，中引莊子天道篇數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於此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此與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樣，文人雖然比不得古聖先王，空言也是無補，但能如此用心，庶幾無愧多少年讀書作文耳。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但是上邊講了些廢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裏只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於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別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我想恐怕沒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尙書實在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攔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舉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儘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說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裡曾說，「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裏，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這里除重對偶的駢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彷彿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那里去，而且變的一點裡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舉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却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確證。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

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駢偶的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並沒有比從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顛倒了。我以爲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是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窳遠愈好，至於駢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爲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不過這裏的難問題是在於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於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問。但是我總自以爲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够將駢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話文裡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於阿芙蓉，雖然有治病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癮，不是玩耍的事。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並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於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將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中國的思想問題

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却頗為樂觀，覺得在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道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里須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瞭，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